

发掘文明的碎片 考古历史的印记

五十余年踟躅荒漠
寻找文明的失落，生命、环境的变迁
“东方的庞贝”自此不再神秘

悬念 楼兰—精绝

王炳华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亲历考古

悬

王炳华 著

念

楼兰

亲历考古

精绝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悬念楼兰—尼雅 / 王炳华著. —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2.9

（亲历考古）

ISBN 978-7-5339-3430-9

I. ①悬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楼兰—考古发现②尼雅（考古地名）—考古发现 IV. ①K878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110923号

责任编辑 俞玲芝

装帧设计 水墨

悬念楼兰—精绝

王炳华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om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 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2.75

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9-3430-9
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引言

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策划过《古代文明探索之旅》丛书，“楼兰”、“尼雅”当年是人们耳熟能详、老幼咸知的概念，主事者好意，约我写这么一本有关楼兰、尼雅的书。我也感到它是一个好想法，乐意去做这件事，但交出的却是《沧桑楼兰——罗布淖尔考古大发现》、《精绝春秋——尼雅考古大发现》。所以如此，主要是考虑汉代楼兰、精绝这两个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绿洲王国，历史命运、考古历程虽多有相通之处，毕竟是两个王国，有各自的特点，用两本小书去写，主题比较单纯，行文也方便，读者也便于各取所好。书，出版面世后，反响还不错。《沧桑楼兰》初版很快卖缺，印了第2版，再晚些，还在日本出版了译本。一些比较严肃的历史研究学者跟我说，将人们敬而远之、难以涉猎的考古资料，用如是可读性的形式，面向广大读者进行介绍，确是有积极意义、值得一做的工作。

《沧桑楼兰》、《精绝春秋》现在已经不容易找到了。但偶尔还有友人询问，在哪里能找到它们，望我帮助。看来，在认识古代新疆历史、西域文明发展进程中，它们还多少有一点用处。因而，有友人建议以大家熟悉的《悬念楼兰—精绝》为题，将两本书合为一本，重印一次。据说，这样做，运作成本还小点。用心良苦，我自然是同意的，于是将两本小书并在了一起，分为上、下篇，删去了一些文字。从历史上看，罗布淖尔荒原上的楼兰、尼雅绿洲上的精绝，西汉王朝时是同属西汉、地域相近的两个王国，到东汉时，则已在同一个“鄯善王国”的大旗之下。历史发展多有共同之处，而它们历史文明被揭示，又有相同的历程，这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的西域考古，尤其是

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进展的楼兰、尼雅调查、发掘。因着这一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，楼兰、尼雅才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，成了人们希望进一步认识的所在。它们在一起，内容互补，相行不悖。于是当年的《沧桑楼兰》《精绝春秋》，成为今天的《悬念楼兰—精绝》。

当年，彼此并不熟悉的浙江出版界友人，约我完成楼兰、尼雅历史文明的写作，不知他们曾有怎样的考虑？没有听他们说过。而我敢于，也愿意接手这一件事，倒是认真想过的。一是我近半个世纪的新疆考古生涯中，在楼兰、尼雅曾倾注过很大的精力。自1979年发掘罗布淖尔荒原上孔雀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址古墓沟，到2005年与冯其庸、荣新江、罗新、朱玉麒、孟宪实等师友一道重访楼兰、土垠，26年中，曾近10次踟躅在楼兰大地上。不仅发掘过古墓沟，重新觅得小河，关注过伊循、土垠、LE，走过由楼兰东入敦煌，西向焉耆、轮台，南及伊循、扞泥，这些十分难以穿越的沙漠盐渍、戈壁雅丹之路。亲自抚摸过自楼兰西走直至库尔勒一线不下10处汉代烽燧，坐在它们的断垣颓壁上，思考过它们的前世今生；在民丰县北大沙漠中，作为中方业务工作领队，曾多年主持、具体安排、直接参与过中日尼雅联合考古这一文化工程，重访过斯文·赫定、A.斯坦因当年调查、发掘过的所有遗址，检视过他们的相关报道、报告、研究成果。因此，认真写作这么两本小书，将一百多年来中外考古学者在这两处遗址上所收、所获，作一个大概的清理、总结，真是不仅有资格，而且是相当合适承担这一使命的人。考古，是国家、民族的事业，经济投入是不小的；每分花费，实际都是人民的税钱。我有幸在这段时间、这一事业中承担了关键性的责任，自然就有了将相关工作成果汇报给人民的义务。努力做好这件事，是应当的。

愿意认真做好这件事的第二个原因，是我个人对这类内容严肃、文字通俗的历史考古文化读物，是持十分肯定态度的。考古工

作有自身特点，面对不同的遗迹、遗物，大大小小，材质、形式各异、风格不同，科学报告不能没有甲乙丙丁、ABCD等各类各项、分门别类，甚至是近于繁琐的描述，这是专业研究人员在分析、研究中不可稍予疏忽的资料。但一般读者大多会苦于面对这类琐细记录，又十分希望了解凝聚在这类细节之中的历史文化精神。考古工作者做这件事，比较实在，不虚夸渲染、不涉怪力乱神，多是严肃地通过考古资料认识到了的、既往的历史故实。枯燥无味的枝节略去，蕴涵在相关遗存中的历史文化精神充分展开，介绍给大家，无疑是一件应该做，而且当力争做好的事。实际，也只有考古工作者们才最适宜做、能做好。他们有亲身的体验、有过呕心沥血的思考、多角度的比较分析，更有可能触摸到、感受到相关文物后面的历史文化灵魂。将它们奉献给无缘直接参与这一研究过程，却又对相关历史文化关心的同道们，不仅可以觅求知音，而且能拓展其社会效益，自然是值得的。以考古工作作为事业，追求的不就是这一点吗！

还有第三点，楼兰——尼雅，这绽放过古代文明的绿洲，早已成为沉落在沙漠深处的废墟，荒烟白草，不见人类生命的气息。它变化的轨迹容易搞清楚，但从繁荣到寂灭，从鲜活到衰亡，其背后的内在因素，却需要更深入的思考。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，改造、制约自然地理环境的能力提高，应该带给人类更美好、健康的生活，而不是任何倒退的历程。因而，从中就有可以吸取的教训。古代新疆从来就是一个种族多源、民族众多的地区。不同民族在同一舞台上共生、共处，彼此吸收、融合，如是历史进步、发展的过程。对我们也很有启示，可以从中取得教益。100年前，楼兰、尼雅文物的流失，至今仍会不时激起大家的愤懑之情，中国各族人民平静生活的后院，英、法、沙俄、日本、德国、瑞典……的学者、军官，可以随意穿梭往来，新疆大地山川、水文气象、各种文物……只要愿意，

无不可以随便拍照、测量、绘图,甚至窃入囊中。但看斯坦因们的活动,尤其是 1916 年以前的活动,其实又是在当时各级官员的协助,形形色色的农民、猎户、古董商们的帮助下,才得以顺利完成的。今天无法想象的许多事情,确曾是当年的事实。我们在扼腕痛惜、激愤难平之时,自然也可以想想这些事实背后透露的严酷,吸取必要的历史教训。凡此等等,都是在翻过这本书后,值得回味、反思的东西。了解这些,可以帮助我们走向成熟。

100 多年的风雨,只从楼兰、尼雅遗址考古命运的发展、变化看,真可谓地覆天翻。通过楼兰、尼雅,我们不仅可以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的艰难历程;而且可以真切地体验到,只有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,才能严格有序地按照科学规程,展开沙漠考古的事业,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营养,为建设自己更美好的家园而奋斗。

为读者计,还可以多少说几句与这本书的写作有关的话。书中,不见引文、没有注疏,但史料均有所据,尤其是相关考古资料,除吸纳了 100 多年来中外学者在这片地区考察、发掘收获外,更多使用了近数十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这片地区的工作成果。个人,曾是其中许多事件的参与者,曾经在其中亲力亲为,付出过汗水、苦辛。观点可以讨论,史实、考古资料是可以信从的,是为小引。

王炳华
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
2012 年 2 月 2 日



目 录

上篇 楼兰

楼兰古城浮现沙海

斯文·赫定进入楼兰 / 2

A. 斯坦因洗劫楼兰 / 7

橘瑞超楼兰“考古” / 15

黄文弼发现土垠 / 22

新中国学者迈入楼兰 / 26

故纸堆中寻楼兰

楼兰是汉代西域历史上最敏感的神经 / 32

楼兰王国迁都扞泥 / 39

鄯善——开启楼兰历史的新篇 / 42

鄯善国史的最后 pages / 46

白草荒烟寻楼兰

古楼兰人 / 51

关于楼兰城 / 54

楼兰人的居室建筑 / 58

楼兰人的衣冠服饰 / 63

楼兰人的社会经济生活 / 66

可以捕捉的早期楼兰人思想观念 / 71

古楼兰人与周边世界的联系 / 78

沧海桑田古楼兰

悬念深深的罗布淖尔大地 / 81

罗布泊游移与楼兰废毁 / 82

罗布泊“盈亏” / 86

人，是罗布泊大地变化的最能动因素 / 88

罗布淖尔大事记 / 96

下篇 尼雅

尼雅和精绝

失落的古国——精绝 / 100

精绝历史觅踪 / 103

尼雅废墟鸟瞰 / 108

精绝母亲——尼雅河 / 111

步入尼雅之路 / 112

风雨尼雅一百年

斯坦因搜掠尼雅 / 115

斯坦因折戟尼雅 / 125

中国考古工作者初涉尼雅 / 136

尼雅考古展新页 / 140

精绝王国面面观

精绝故址概观 / 149

精绝居民及其经济生活 / 152

精绝建筑及其背后的精神 / 160

汉文、佉卢文中的精绝社会 / 167

丝绸之路与精绝 / 174

精绝人的精神世界 / 178

精绝古冢觅史迹 / 183

精绝绿洲沦为沙漠 / 192

尼雅考古大事记 / 196



上篇 楼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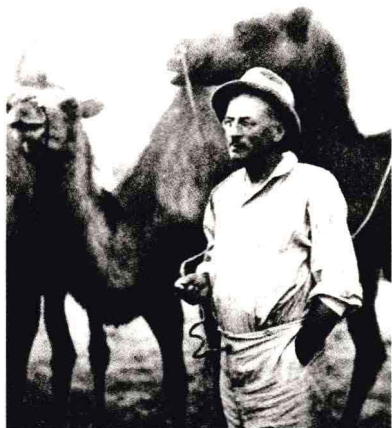


楼兰古城浮现沙海

斯文·赫定进入楼兰

楼兰古城的发现，出于一次偶然的沙暴；但这一偶然，又透显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。在这一变化之中，楼兰古城迟早会呈现在现代科学考察大军的脚下。

1900年3月27日，瑞典地理学家、探险家斯文·赫定与随从维吾尔人向导奥尔德克及哥萨克保镖切尔诺夫等一行，自孔雀河下游斜向东南，进入了罗布沙漠，他的目的是穿过罗布荒漠进抵喀拉库顺湖，希望为他与俄国学者科兹洛夫的学术争论——罗布淖尔湖的真实位置，寻找到新的论据。



斯文·赫定在新疆考察时的留影

穿行在罗布淖尔荒原上的斯文·赫定一行，步履匆忙，内心不安。这不仅是因为3月下旬的罗布荒漠，环境分外险恶，一年一度的东北季风，这时应该来临。而这种黑风一朝刮起，沙飞石走，昏天黑地，人们会方向难辨、行动艰难。再加上进入3月份后，气候转暖，依靠寒冷为考察队人、畜准备的冰块，也已开始融化。沙漠行动中，一旦没有了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斯文·赫定自上年12月底开始的这次考察，至此已经持续了4个月，一百多天的沙漠考察生活，人、畜的疲惫是不难想见的。但他还是不变初衷，继续着计划中的行程。

3月28日，斯文·赫定一行，为给干渴中的骆驼找到可以饱饮一顿的水，他们决定在偶然遇到的一处沙漠洼地几丛红柳下挖一口井。活着的红柳，预示着地下水位不会太深，挖一口有望出水的井，可以为后几天的沙漠行程增添新的力量。但临到开挖，才发现全队唯一的铁锨，竟被丢在了前一天的营地。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一把铁锨，在沙漠中找水时，可能就关系着全队的生存。奥尔德克受命立即返回寻找这把救命的铁锨。斯文·

赫定等则在红柳丛旁，等他返回。

罗布淖尔地区的东北季风，真如鬼使神差，每年总会在3月底、4月份光临罗布淖尔荒原。就在奥尔德克走后两个小时，一场猛烈的大风如期而至。一时间天昏地暗、飞沙扑面。三四米外的景物立即隐没在了浓浓的、一阵紧似一阵的沙尘之中。正当斯文·赫定为已在一夜一天的大风中找寻铁锹的奥尔德克的命运担忧时，却突然发现奥尔德克一手牵马、一手拿铁锹站在了自己的面前。更令斯文·赫定兴奋的不仅是奥尔德克平安归来，而且还带来了一件相当精美、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木雕。同样兴奋的奥尔德克不无得意地告诉斯文·赫定，他们分



1901年，斯文·赫定在楼兰发掘中所获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木雕建筑部件。犍陀罗是古地名，地理位置在今天喀布尔河下游，中心地区在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。犍陀罗艺术是希腊艺术、印度艺术与犍陀罗本地艺术的结合体，是具有本地特点的希腊化艺术

手不久，大风骤起，他信马乱奔，在昏暗中前行，但还是准确无误地摸到第一天的营地，及时找到了铁锹。归途中，为了寻求一个避风所在，他却突然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座大型土塔前，土塔四周地面散布着古钱、陶器和雕刻着美丽花纹的建筑木料。他取了一根木雕部件作为自己这一遭遇的证明。斯文·赫定看着这有鲜明希腊艺术遗痕的木雕，恨不得立即奔向奥尔德克新见到的遗址。（后来分析，奥尔德克这次进入的遗址，实际是楼兰城西北不远处的一座佛寺，并不是楼兰古城本身。）但只够维持两天的饮水，还是使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，把对这片遗址的强烈悬念，放到了第二年的冬天。

罗布泊人奥尔德克特殊的方向感，确实不能不使人们惊叹！1901年3月3日，斯文·赫定在奥尔德克的引导下，如期实现了已在脑海里转来转去达1年的计划，把自己的考察营地驻扎在楼兰古城之中。在楼兰遗址内外，他的随从、工人们采集到了古代文书、钱币、漆器、丝毛织物及雕刻精美的木器。带回欧洲后，经过研究、分析，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，这里

应该就是公元初始时汉文史籍中屡见记录，但在公元4世纪后却突然销声匿迹、不知所终的楼兰古城。它煊赫一时，却又突然消失的历史，曾使一些学者把它形容为“梦幻之都”。现在，深藏在罗布淖尔荒漠中的这座古城，竟明确无误地呈现在了斯文·赫定的面前。

楼兰古城的发现，轰动了当年的欧洲。随即，震撼了世界。



这是斯文·赫定于1934年为奥尔德克留下的素描

历史事实如是展开，绝非偶然。斯文·赫定在罗布淖尔荒漠穿梭往来的1900年，正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一段岁月。就在这一年5月，八国联军攻陷了天津大沽口。6月，攻陷天津。7月，攻北京。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出逃西安。八国联军随即进入北京，四出焚烧淫掠。11月，李鸿章奉命与入侵者议和，清政府还得赔款、道歉！八国联军在北京城的掠夺与外国探险家在新疆大地上自由出入，这远隔万里的

事件，实际说明着同样的历史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下的中国人民，在已经彻底腐朽了的清王朝统治下，无论政治、军事，还是经济、文化，中国都已没有完整的主权，楼兰古城文物任人掠取，只不过是这一大时代背景下的一桩小事。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，它要避免被西方列强洗劫的命运，真是谈何容易！

这座地处边远的楼兰古城遗址，说实在话，当年的新疆政府也是关注到了的。陶葆廉在《辛卯侍行记》中曾记述过一件事。1884年，也就是斯文·赫定进入楼兰之前16年，新疆设省。而设省后的首任巡抚刘锦棠、1889年的后任巡抚魏光涛，上任伊始，为强化新疆与河西走廊间的联系，很快就派人探察自河西走廊敦煌通过罗布淖尔，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。这中间曾先后承担这一探察使命的有副将军郝永刚、参将贺焕汀、都司刘清和，他们在相当原始的条件下“裹糍探路”，也都是“各有图记”。在北京故宫档案馆收藏的清代地图中，有一幅《敦煌县西北至罗布淖尔南境之图》。历史地理学者黄盛璋先生分析，这幅地图，就是郝永刚等人在19世纪末叶绘制的罗布淖尔路线图。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是，就是在这幅地图中，不仅标明了由敦煌境内玉门关、阳关通达罗布淖尔的路线，而且在

罗布淖尔湖西岸清楚地标明了一座古代城址。可惜的是，郝永刚等人“不谙考古”，并不知道也未关心，更谈不上深究这一古城究竟是历史上的什么城市，它的发现有怎样的学术价值。自然也没有可能给这一古代城址戴上楼兰的帽子，而完成的地图也始终深藏在清朝的深宫大院。这种现代地理、考古科学知识的缺乏，使本可以让楼兰早一点与中国学术界、自然也与全世界学术界谋面的机遇，白白地失之交臂。于是，首先发现楼兰并向世界报道的桂冠，只能戴在了瑞典学者斯文·赫定的头上。

1901年3月4日至3月16日，有备而来的斯文·赫定在楼兰古城中的13处遗址点进行了发掘，仅汉晋时期简、纸汉文书即取走150多件。作为地理学家的斯文·赫定，自然知道这类古代文书资料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地位，所以对当时雇来发掘的农民宣布，凡找到文书资料的，一律在工资外给予奖励，并立即兑现。这一奖励措施，使那些并不了解古城及相关文书历史文化价值的农民，明确无误地感受到这些文物在西方学者眼中的价值。继后进入楼兰的斯坦因，同样也采用这套行之有效、立竿见影的办法。它的实践后果，不仅造成当时在遗址内的无序乱挖，而且掀起了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农民的寻宝热潮，致使一波又一波的盗掘文物之风长盛不衰，迄今还没有能够止息。在这股风气的鼓动下，天山南北、塔克拉玛干沙漠内外的大量古代城址、墓葬遭受到无尽的盗掘劫难。它对古代西域文明产生的危害，真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！



斯文·赫定1901年进入楼兰后，让雇工发掘佛塔，其久久不散的烟尘，成为厚积在国人心头的记忆

还是回到斯文·赫定1901年的楼兰发掘工作上来，他在近两个星期的挖掘中，获得文物颇丰。随他一道到达斯德哥尔摩的，除157件汉文纸、简文书外，还有不少佉卢文书、56枚五铢钱、剪轮五铢钱以及许多箭镞、铁斧、镰、铜镜、甲片、海贝、珠饰、砺石、簪、乐器、木雕饰、丝绢、锦、毛织物等。至少在17件汉文书中，写有“楼兰”，是寄发或于楼兰接收的信函。在佉卢文书中，则有“kroraina”一词，语音与“楼兰”近同。因此学术界大多认同，这一古代城址，应该就是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虽不是太长，但却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极多悬念的楼兰王国都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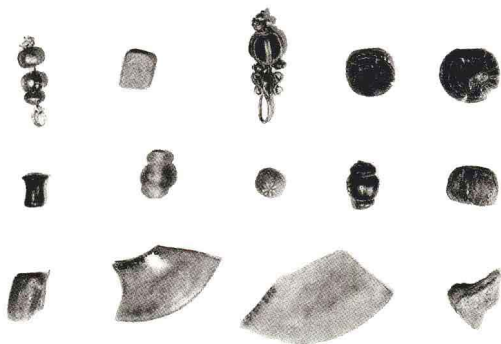
行文至此，人们会有一个问题，以一生精力搜掠新疆文物为重任的斯坦因，怎么会落在了斯文·赫定身后，没有涉足于楼兰的发现呢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可能那么快就获悉发现楼兰的情报；同时，也因为他当时正以极度亢奋的情绪，忙于在楼兰遗址以西，相距差不多近1000公里的尼雅废墟进行着发掘。

斯文·赫定将楼兰文物带回欧洲后，激起了一重又一重西域考察的波澜。被西方学术界视为蛮荒的新疆沙漠深处，竟还埋藏着如此辉煌的古代文明，既出乎他们的意料，又着实令他们为之瞩目。于是，许多学者都积极准备，不希望落后于人，都要在这里的荒漠深处一显身手。

第一批追随赫定足迹进入罗布淖尔荒原的，是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。他得到美国地理学会的资助进入了新疆。1905年至1906年，他在罗布洼地进行了穿插考察，发现了古代楼兰人的墓葬，只是并没有在这类考古发掘上花什么精力。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地理学领域之中。他粗粗走过罗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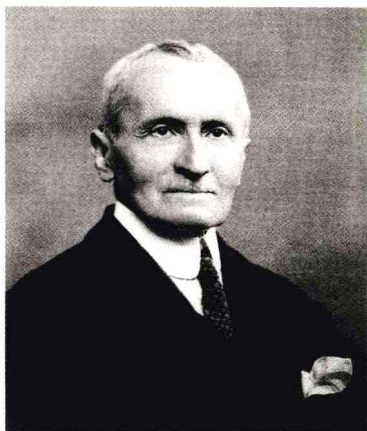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斯文·赫定在楼兰城中
所获各类装饰品



这是斯文·赫定在楼兰城中
所获玻璃片和各类装饰品

荒原后，提出了一个深具影响的学术结论：罗布淖尔湖是一个变化中的“盈亏湖”。他的“盈亏湖”说，对与楼兰兴废关系密切的罗布淖尔湖为游移湖的理论，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。



A. 斯坦因洗劫楼兰

在20世纪初期的楼兰考古中，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这里留下了最为深重的痕迹。他在1900年至1901年第一次到新疆，即调查发掘了丹丹乌列克、尼

大肆劫掠中国西域文物的斯坦因

雅、安迪尔等新疆和阆（今和田）地区的知名古城，拿走了许多让西方学术界瞠目结舌的珍贵文物。为斯坦因作传的珍妮特·米斯基说，这件事情使斯坦因一夜之间“成为了学术界和公众心目中的英雄”。这意外的辉煌成功，当时就使斯坦因在内心深处酝酿着他的第二次新疆之行，而楼兰将是这次工作的重点；因为，这时斯文·赫定发现楼兰的新闻已震响在欧洲大地的上空了。

他在其报道楼兰考古的大部头报告《西域》（Serindia）一书的导言中，曾经袒露过这一心态。因此，记述第一次考察的《古代和阆》刚刚校订完成，1906年4月，他立即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征程，重点之一就是发掘楼兰古城；并且在1914年继续进行了楼兰发掘。他涉足的楼兰遗址之多，发掘面之广，掘获文物之丰富，与同一历史时段的西方学者相比，无人可以与其相匹敌。

斯坦因，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，父母都是犹太人。因为他在中国西部探察、挖掘、骗盗文物的巨大成果，在中亚古代文明研究中有重大建树，为英国政府的殖民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后来，不仅取得了英国国籍，而且得到“爵士”封赏。他早年曾先后就学于德累斯顿、维也纳、莱比锡、蒂宾根等地，后来又回到英国牛津大学、伦敦大学留学，取得博士学位后，更在牛津、大英博物馆进行博士后研究。这一过程中，曾受业于印度文字学权威J.C.比勒教授，专攻古代印度语言、印度古代史。斯坦因这样一个学历，使他得到了多方面的语言训练，除通晓匈牙利文、德文、法文、英文、希腊文、拉丁文外，在梵文、波斯文、古突厥文方面也具备了比较厚实的素养。